

弗兰肯斯坦 在巴格达



[伊拉克] 艾哈迈德·萨达维 Ahmed Saadawi 著
黄绍绮 译

弗兰肯斯坦 在巴格达

[伊拉克] 艾哈迈德·萨达维 Ahmed Saadawi 著

黄绍绮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 / (伊拉克) 艾哈迈德·萨达维著;
黄绍绮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8. 8

书名原文: Frankenstein in Baghdad

ISBN 978-7-5086-9026-1

I. ①弗… II. ①艾…②黄… III. ①长篇小说—
伊拉克—现代 IV. ①I37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17782 号

Frankenstein in Baghdad

By Ahmed Saadawi

Copyright © Ahmed Saadawi, 2013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obin Straus Agency, In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翻译由台湾寂寞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弗兰肯斯坦在巴格达

著 者: [伊拉克] 艾哈迈德·萨达维

译 者: 黄绍绮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21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京权图字: 01-2018-3610

书 号: ISBN 978-7-5086-9026-1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结案报告

极机密文件

一、关于隶属伊拉克国际联盟管辖的侦搜调查局（下称侦调局）一案，在我方主导下，由伊拉克国安局代表、情报局代表与美方军情局观察员共同组成的特别侦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结果如下：

甲、因伊拉克政府的政治施压，自 2005 年 9 月 25 日起，侦调局已暂时关闭以接受调查。本委员会传唤侦调局局长苏鲁尔·穆罕默德·马吉德准将及其部属一千人等进行侦讯，针对 2003 年 4 月临时政府组成后，侦调局所从事的职务性质进行了解。侦调局的工作内容原本仅限于数据建置、文件归档与保存等文书作业，然而我方查出该局从事的工作已超出其本职工作范围。在局长马吉德准将指示下，该局雇用了一群占卜师与通灵师，领取高薪，且薪俸由伊拉克国库拨款，而非来自美方。根据马吉德准将的供词，占卜师负责预测所有危害巴格达市及其邻近区域的恐袭事件。然而，本委员会仍未厘清他们的预测和国家安全的相关性，以及实质效益为何。

乙、经委员会调查，侦调局内部有多份归档文件外流。我方已经拘提了所有任职该局之人员，以厘清案情。

丙、该局所使用的计算机经扫描检测后，发现档案数据多

次经由电子邮件外流，寄给一名被称为“作家”的人士。我方在后续调查中锁定此人，并在他下榻的阿布努瓦斯大道法纳尔饭店将其逮捕。搜查后并未发现任何与侦调局有关的文件或物品。

丁、从“作家”下榻处查出一部他写的小说，内容涉及几份侦调局内部文件。小说篇幅两百页，共分为十七个章节。经由隶属于本委员会的专家分析后，认为作品内容并未违反任何法规。但基于防患未然，专家建议将小说没收，并在释放“作家”前要求他签下保证书，承诺不得以任何形式散播其中信息，也不得再继续撰写此部小说。

二、建议事项：

甲、本委员会建议（1）将苏鲁尔·穆罕默德·马吉德准将其部属调离侦调局，（2）该单位回归原本职责，专司数据与文档之建置、归档与保存，（3）将以占卜师、通灵师名义雇用的职员全数解雇。至于侦调局这几年来发生的种种过失，必须特别谨慎看待，并将相关文件存档。

乙、本委员会发现“作家”所提供的个人证件资料登载不确实，因此建议再次将他拘提到案，重新侦讯，以追查其真实身份，并调查他是否握有任何与侦调局相关之信息，以及该局内部是否曾有任何人与他合作，同时评估此案件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程度。

签名：委员会主席

目 录

1	结案报告
1	第一章 发疯的女人
15	第二章 骗子
33	第三章 迷魂
40	第四章 记者
53	第五章 尸体
69	第六章 奇怪的事件
91	第七章 亚力酒与血腥玛丽
112	第八章 秘密
129	第九章 录音
145	第十章 无名氏

168	第十一章	调查
189	第十二章	七号胡同里
211	第十三章	犹太废墟
231	第十四章	侦调局
243	第十五章	迷魂
262	第十六章	丹尼尔
282	第十七章	爆炸
303	第十八章	作家
320	第十九章	凶手

第一章 发疯的女人

1

爆炸发生在起亚巴士驶离两分钟之后，那是丹尼尔的母亲伊利希娃女士所搭乘的巴士。巴士里的人们都焦急地探出头，朝事发地点望去。他们卡在车阵之中，眼神带着不安，望着骇人的黑烟冉冉上升。黑烟笼罩在巴格达市中心泰伊兰广场旁的车站上空。车里的人看到许多年轻人跑向事发地点，几辆汽车撞上了安全岛，还有几辆撞在一起，司机的脸上满是无助与惊恐。人声纷杂交错，远方传来尖叫、喧闹和长短的汽车喇叭声。

伊利希娃在七号胡同的那些邻居太太们会说，这一切都是因为伊利希娃老太太离开了拜塔温区，因为她要去科技大学旁的圣奥迪什教堂做礼拜——那是她每周日早上的既定行程，因此才会发生爆炸。许多邻人认为这位女士拥有神的恩典，只要有她在，所在的区域就能避开恶事。那么，今天早上发生的这一切，似乎也都解释得通了。

那时伊利希娃坐在起亚巴士上，自顾自地沉吟着，就好像聋了一样，好像她并不存在，也没有听见身后约两百米处的惊

人爆炸。她在靠窗座位上蜷着弱小的身子，空洞洞地望出去，想着嘴里的苦涩滋味，还有从几天前开始盘踞在她心头的一抹阴霾。

也许到了圣奥迪什教堂弥撒后的用餐时间，这苦涩滋味就会不见了。她将在电话里听见女儿们的声音，还有她们子女的声音。心头的幽影将会消退一些，她迷蒙的双眼也得以照见光明。约西亚神父通常会在他的手机铃声响起后，告诉她玛提尔达打来了电话。又或者，她要等上一个小时，等众人轮流使用电话的时间过后，才请神父亲自为她拨号给玛提尔达。这是她每周日都要做的事，至少这两年来皆是如此。

两年前，她的女儿并不会定期联络，就算打来也是打教堂的固定电话。但自从美军轰炸了巴塔尔·阿拉维亚大厦，攻占了巴格达，切断电话通讯数月以来，整座城市便弥漫着死亡的气息，每周确认伊利希娃的平安便成了非做不可的事情。最初，在那艰困的几个月之后，通话都是通过卫星电话，那是一个日本人道救援组织捐给圣奥迪什教堂和约西亚神父的，神父是个年轻的亚述基督教徒¹。后来有了手机通讯系统，神父才买了手机，大家改用这部手机通话。弥撒结束后，教徒排队等着与世界各地的亲友联络，等着听见儿女的声音。教堂位于卡拉奇·阿玛纳区，当地居民往往是为了与海外亲人免费通电话而进到教堂里。他们之中有不同教派的基督徒，也有穆斯林。后来手机流行起来，拥有手机的人日渐增加，约西亚神父的重担

1 亚述基督教是兴盛于两河流域的古老东方基督教教会。

才减轻了些。不过伊利希娃老太太仍维持星期天讲电话的仪式。

伊利希娃通常会用她皱巴巴的手握着诺基亚小手机，手心里都是汗水。她将手机靠在耳边，听见女儿们熟悉的声音，心中的阴霾才会一扫而空，灵魂才得以平静。中午过后，等她又回到泰伊兰广场，一切已完全平静下来，就像她早晨经过时一样。街道清干净了，烧毁的汽车拖吊走了，死者被送去让法医验尸，伤者则送到金迪医院接受治疗。碎玻璃零星散落在地，有些电线杆被浓烟熏黑了，柏油路上有着大大小小的坑洞，以及老太太微弱的视力所不能看见、不会注意到的事物。

但是今天的弥撒结束后，她却多待了一个钟头。她坐在教堂附设的活动厅，妇女们在桌上排好餐盘，摆上大多是从自家带来的食物，她也上前和大家一起吃了点东西，好让自己分心。神父又拨了一次电话给玛提尔达，当作是不带期盼的最后尝试，但她的电话还是不在服务范围内。最有可能的情况是玛提尔达弄丢了手机，或者手机遭窃，在她所居住的澳洲墨尔本的某个商场被偷了，然后她刚好没有把约西亚神父的电话号码另外记下来……又或者是其他原因。神父并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但他持续和伊利希娃说话，试图安慰她。

当众人陆续离开教堂，老执事纳迪尔·夏慕尼自告奋勇要开他老旧的俄国伏尔加汽车送伊利希娃回家，她没多说什么。已经两周没有联络了，她不再感受到想听见那熟悉声音的强烈思念，也许是习惯了吧，又或者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只有在两个女儿面前，她才能谈论丹尼尔。其他人都不愿用心听她诉说二十年前失去孩子的事，只有她的两个女儿愿意听，还有殉道

者圣乔治骑士——她经常对他的圣灵祷告，并将他视为她个人的神圣守护者。愿意听她絮絮叨叨的友好名单上还可以加上她的老猫“纳布”，它总是在掉毛，常常在睡觉。

要是她对教堂里其他女士谈起她在战争中失去的儿子，她们都会越来越冷漠。这位老太太没有新的东西好说了，她总是不断重复一样的话。邻居太太们对她也是一样的态度。有些人已记不得丹尼尔的样貌，尽管她们知道有这个人。再怎么讲，这些年来实在死了太多人，她们的回忆里早已塞满死者的名字，而丹尼尔不过就是过往记忆中的逝者之一。然而，伊利希娃仍无比坚信她的孩子依然活着，东方亚述教会墓园里埋葬的只是她儿子的空棺。但随着年岁过去，支持她这种说法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她不再对人说起她执着的念头，她只是等着，等待电话彼端传来玛提尔达或希尔达的声音，不管老太太说的话有多么不合理，她们都能接受。两个女儿明白，母亲必须仰赖对死去儿子的思念才能继续活下去，没有必要对她解释太多，也不妨顺着她点。

老执事夏慕尼开着伏尔加汽车来到拜塔温区的七号胡同巷口，再走几步就到她家门口了。整个街区非常宁静，死亡的庆典在数个钟头前就已告一段落，但死亡的痕迹仍清晰可见。也许这是这个街区至今发生过最强烈的一起爆炸。老执事胆战心惊地驾着车，没跟伊利希娃说什么，径自把车停在电线杆旁。他看到一摊摊的血迹和电线杆上连着头皮的毛发，残碎的肢体距离他的鼻子和浓密的白色髭须只有几寸之遥，一种可怕的感觉。

觉涌上心头。

伊利希娃下了车，默默与他挥手道别。她走进宁静的胡同，一路听着自己缓慢的步伐踩踏街道上石子和垃圾的声音。她打开家门时，老猫纳布抬起头望着她，像是在对她说：“怎么样？还好么？”而她早已准备好了答案。

更重要的是，她已准备要好好向她的守护骑士圣乔治抱怨一番，因为他昨晚允诺她三件事：听到好消息、心灵得以平静、从痛苦中解脱——三件事里会有一件成真。

2

许多人不相信伊利希娃老太太拥有福报，但她的邻居培德太太却深信不疑地认为，上帝的恩典会跟随这位老太太，她走到哪，好运就跟到哪。培德太太甚至能举出许多事迹来支持她的论点。尽管她有时会因为某些事而对伊利希娃有所误解、批评，但很快又会对老太太恢复敬重与仰慕。她会邀请伊利希娃和街头巷尾的太太们到她的老旧庭院，在树荫下闲聊，并为伊利希娃铺好碎花布编织成的毯子，在她左右各摆上一个棉质靠枕，亲自为她斟茶。

有时培德太太讲到兴头上，说不定曾当着伊利希娃的面夸张地说过：这个街区本来遭了天谴，久远以前早该荒废，甚至沦为废墟，只因几位有福德之人住在此地，才逃过一劫。而伊利希娃就是其中之一。

但是这样的信念就如同烟雾一般飘渺，就像培德太太在午后八卦时间从水烟瓶里抽出的白烟，烟雾氤氲缭绕，层层白雾化作波涛，然后迅速飘扬，随风消逝在庭院里。它诞生于培德太太老旧房子的小庭院，也在这里逝去，出不了大门，也进不了现实世界。

外头的许多人认为伊利希娃不过是个迷糊又失忆的老太太，最佳证明就是她总记不住别人的名字，时间一久就忘了。有时她看到明明已经认识了半个世纪的人，却好像他们是突然冒出来似的。

伊利希娃的举止一再证明她真是老糊涂了，老是说胡话，编造一些没有人会相信的怪事出来，培德太太和那些习惯与她八卦闲聊的好心的太太们也都觉得老太太无药可救了。

其他人都只当成笑话一场，但培德太太和她那群闺密无不深深难过。唉！又一个小圈子里的老友要踏上黄泉彼岸了，这也代表着她们全都快要去到那个可怕而又黑暗的世界了。

3

有两个人最不相信伊利希娃拥有所谓的福报，更不会替她感到难过，他们认为她只是个没救的疯女人罢了。其中一人是法拉吉·达拉尔，他经营的“先知不动产”位于横跨拜塔温区中央的商店街；另一人是拾荒者哈迪，他是伊利希娃的邻居，就住在隔壁的荒废屋子里。

过去几年，法拉吉不止一次尝试说服伊利希娃把她的旧宅院给卖了，却从没成功过。她总是直接拒绝他，不说明原因。是什么缘故让老太太非得一个人单独和猫住在有七个房间的大宅院？为何她不拿这栋房去换间通风佳、采光好的小房子？多出来的钱还够她在风烛残年的岁月里好好享受人生呢。

法拉吉反复问着自己，却始终找不到使人信服的答案。至于老太太那个捡破烂的邻居哈迪，是个五十来岁的男子，不太友善，浑身脏污，总是飘散出酒气，他则是想跟老太太收购堆积在她家的古董：两个大壁钟、不同款式的柚木桌、地毯和桌布，还有手掌大小的圣母玛利亚与圣子小雕像，有石膏和象牙等不同材质，数量超过二十个，散落在大宅各个角落，以及许许多多哈迪来不及看的物品。

“这些古董对你来说有什么用呢？有些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留下的东西，为何不卖了？还能减轻打扫、掸灰尘的负担啊！”哈迪这般说着，一边用他凸出的双眼打量老太太屋里的厅室。但老太太只是送他到门口，除了拒绝的话什么也没多说。她把他推到街上，在他身后关上房门。这是他唯一一次从内部细细品味老太太的房子，而房子就这样烙印在他脑海，像是一间独特的博物馆，或是一个存放着诱人古董的宝库。

两名男子不断尝试，但是捡破烂的家伙通常形迹诡异，所以邻居跟熟人也不太会帮他游说老太太。法拉吉可就不同了，他曾试着派伊利希娃身边的几位太太去说服她接受他的提议。街坊的八卦消息指出，那个偶尔会加入培德太太下午茶聚会的亚美尼亚邻居维罗妮卡·慕尼波（安德鲁的母亲）已收了法拉

吉的贿赂，答应要说服伊利希娃搬出来与她和她年老的丈夫同住。法拉吉其实也找培德太太和其他太太谈过了。他永不放弃希望。然而捡破烂的哈迪却只能一次又一次在路上骚扰老太太，一直说着同样的话。到后来他自己都觉得没搞头了，只能趁着在街上与她擦身而过时，以一种充满敌意的眼神望着她，仿佛想用目光将她烧成灰烬。

伊利希娃非但拒绝了这两个男子的提议，更是打从心底憎恨他们，诅咒他们进入永恒的炼狱。她从两人脸上看到贪婪的神色，他们的灵魂沾染脏污，就像廉价地毯上除不掉的墨渍。

她诅咒对象的名单还可以加上理发师阿布·扎伊顿：那个把她儿子领向未知、使她失去儿子的复兴党党员¹。但阿布·扎伊顿的身影自多年前就从她眼底下消失了，她不再碰见他，别人也不会在她面前提起此人。自从他离开政党、遭受诸多疾病缠身后，就再也不曾出现过，也不再过问街区的大小事。

4

泰伊兰广场发生大爆炸时，法拉吉人在家中。过了三小时后，大约早上十点钟，他才到拜塔温区商店街上的“先知不动产”开门营业。尽管在路上已注意到同区的许多店家都被爆炸

1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简称“复兴党”（或音译为巴斯党），是伊拉克旧政权的执政党，在萨达姆·侯赛因遭推翻后，被列为非法政党。

波及，玻璃碎了一地，但当他看到自家橱窗的加厚玻璃出现裂痕时，依然咒骂个不停。他还看到对街的“欧鲁巴旅舍”老板阿布·安马尔穿着长袍站在街上，呆立在碎玻璃中。玻璃正是从他即将倒塌的老旧旅舍高处飞落而下。

阿布·安马尔脸色不太好，但法拉吉并不在意，反正他本来就对他没好感，两人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谊。事实上，他们站在相反的两端，类似隐性的竞争关系。欧鲁巴旅舍就像拜塔温区的其他旅舍，主要旅客来源是劳工、学生和医院与诊所的病患，以及其他省的批发商人。近十年来，许多埃及人和苏丹人都离开了，旅舍仰赖的主要客人只剩下长期住户，像是东门和萨尔敦街几家餐厅的员工；制鞋铺、二手市集和一些小工厂的劳工；几条公交车路线的司机，还有一些不喜欢住校的大学生。但这些人大多在2003年4月之后就不见踪影。许多旅舍几乎无人居住。一片惨淡之中，法拉吉却忙着装修房子，跟阿布·安马尔和其他中小型旅舍老板抢夺所剩无几的潜在客源。

法拉吉趁着政府空窗期、一片混乱之际，在街区取得了数间没有屋主的房子，还把一些合适的房子改装成廉价小套房，出租给来自其他省的劳工，以及逃难家庭——他们都是为了躲避旧政权垮台后死灰复燃的血腥报复与教派冲突，从邻近区域逃出来的。

阿布·安马尔除了唠叨和抱怨什么也做不了。他自七十年代就从南方迁居到首都，无亲无故，曾仰赖旧政权的秩序过日子。但法拉吉可就大大不同了，他的家族势力庞大，在无政府时期、兵荒马乱之际，他们就代表真正的力量。他趁势在民众

之间建立起权力与威望，借此合法取得无人居住或是无主的房子，尽管人们都知道他没有文件能证明自己对房屋的所有权，或是证明他向政府承租了这些土地。

法拉吉可以将他日渐壮大的势力运用在伊利希娃身上。他看过她的屋况两次，堪称一见钟情。他推测那是犹太人建的房子，或是根据伊拉克的犹太人喜爱的建筑样式而设计的：共有两层楼，房间环绕内庭，右侧的房间迎向街道，下方设有地窖，二楼有数根木雕螺旋柱支撑前廊的顶盖，还有雕饰华丽的木制扶手，上方衔接着铁栏杆，构成一幅绝妙景致。还有双扉木门、铁制门把和门锁，以及深色圆柱木条与彩色玻璃组成的木制窗棂。地上铺着典雅的地砖，房里铺设黑白两色的小地砖，如同一大张西洋棋棋盘。屋顶最高处的方孔通向天际，平时会用一块白布遮盖，夏日才打开来，但现在已经不见了。整幢房子已经不像原先那般，但依然坚固，不像胡同其他类似的房子那样被潮湿严重侵蚀。地窖在早年曾被填埋，后来又挖开，但这不重要。对于法拉吉的计划来说，造成他最大困扰的缺陷在于二楼一间完全崩塌的房间，许多砖瓦就落在隔墙紧邻的破屋里，那正是拾荒者哈迪居住的地方。

二楼的厕所也完全塌了，法拉吉得要花上一笔开销来应对许许多多的修补和整饬工程，但是这一切都值得。

有时法拉吉会想，直接把这个信基督的老妇人赶走就好，她无依又无靠，赶走她花不了多少力气，只要半个小时就能搞定。然而他内心有个相反的声音说，他原来下手的土地都是法律管不到的，而且也没有对太多人造成蓄意的伤害。嗯，他最